

诺贝尔奖效应正在高密发酵。

如今,这个小县城已经成为“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的故乡”了。在小城居民已经逐渐远离红高粱时代的生活时,异邦的人们却在憧憬着中国作家笔下那个神秘的“高密东北乡”。

这一时刻,当全世界把充满惊奇和渴望的眼神投向这个中国小县城时,高密人也在重新审视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,发现乡土的价值。

再造 “高密东北乡”

▶▶ B02

一个县城的“诺奖效应”——
重新发现“红高粱”

▶▶ B03

一家出版公司如何引爆“诺奖传闻”——
诺奖情结下的一场盛宴

一位日本人眼中的“中日文学奖之争”——
莫言PK村上春树,这没有意义

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的故乡——

一个县城的荣耀

“

当时针指向18:59时,大家都屏住呼吸呐喊:“莫言!”

在电影《红高粱》的拍摄地孙家口小石桥,前来“朝圣”的高密诗人孙英杰发现,近40个早早赶来的人已经放起了鞭炮,就像过节一样。

本报记者 吉祥

夜色中,毛维杰取出事先准备好的横幅,挂在莫言文学馆的墙壁上,横幅上写着“热烈庆祝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”一排大字。

莫言文学馆成立3年来,毛维杰从未如此扬眉吐气过。

四层楼高的莫言文学馆位于高密一中内,1900平方米的展馆正式在编人员仅毛维杰一人,身兼馆长、讲解员、网站维护多职,临时有事时,甚至不能保证文学馆每天开放。

好在,转机来了。

11日晚,瑞典文学院宣布,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。转瞬间,毛维杰现在成了首个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文学馆的馆长。

一拨又一拨记者走进莫言文学馆,寻找与这位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有关的故事,一直挖到莫言还在当“皮孩子”时的事。毛维杰一遍遍讲述,语速缓慢,看上去乐此不疲。

在摄像机直播下,毛维杰拨通了莫言的电话,表达对他的祝贺。

此时,莫言位于高密市南翰林苑的家里,已挤满了多位亲朋好友。

大家兴奋地争着想抱抱这个“管家三儿子”,以至于莫言不得不多次提醒,“你们比我还激动。”

实际上,根据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宣布者描述,当他电话告知莫言获奖消息时,一向低调的莫言,表现得“狂喜并惶恐”。

越来越多的记者涌到翰林苑,那些与莫言有过交集的小区居民,描述着他们某日偶遇莫言的情景。小区物业维修工人孙强(化名)记得,这位大作家并不常出现在小区,偶尔打个照面,“挺客气,人非常随和。”

在高密,文艺老中青们更是将莫言奉为偶像。11日晚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,8位文学爱好者搞了个小聚会,预祝“莫言老师”能够问鼎诺贝尔奖。

聚会发起的地点是挂有莫言亲笔题词的“凤城故事”酒店,房间为“莫言书屋”。当时针指向18:59时,大家都屏住呼

吸呐喊:“莫言!”

也就过了几分钟,外面响起了庆祝的鞭炮声。在莫言成为诺贝尔奖热门人选消息疯传多日后,小城居民终于迎来了他们期待已久的结果。

高密诗人孙英杰连夜赶制了10条庆祝横幅,悬挂在高密文体公园的显眼位置。带着朝圣般的心情,他去了莫言小说《红高粱》里提到的孙家口小石桥。

这个抗战时孙家口伏击战的发生地,曾被张艺谋相中,四周遍种高粱,成为电影《红高粱》中,巩俐坐着轿子经过的地方。

天上繁星一片,四下空旷,小桥热闹异常,近40个早早赶来的人放起了鞭炮,就像过节一样,孙英杰感慨,“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得诺贝尔文学奖,代表莫言已是世界级的作家。”

而在距离石桥六七里地的莫言老家平安庄,莫言年过九旬的老父亲正接受记者轮番采访。这一夜,他凌晨两点才入睡,两小时后又接电话惊醒。高密市文广新局局长邵春生不得不在次日向媒体请

求,“请大家让老爷子睡个好觉。”

几乎在莫言获奖的同时,高密市委、市政府准备的相关预案启动。高密市委副书记万丽手捧鲜花到莫言家祝贺,这也是莫言回高密近一个月来,首次与市里领导见面。

高密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主任王有志透露,作为高密的知名作家,每次莫言回老家,市里主要领导都要安排会见,“这次因为诺贝尔奖传言,莫言异常低调。”

莫言还与宣传部约法三章:本人不接受采访,也不安排亲友接受采访。为了避免打扰,他在获奖前两天换了新手机号。

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早已会聚高密,计划在第一时间采访久未露面的莫言。原本不在预案内的莫言获奖后的新闻发布会,被临时安排到当地一家宾馆进行。记者们忙着和邵春生攀关系,希望能给予一个提问的机会。

这个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位列74名的县级市,从未像现在这样引发关注。